



中国艳史

汉代宫廷艳史

(三)

[民国]徐哲身摇著

目摇摇录

- 第三十五回摇 万劫仙姑宥赦左道 员
再醮民妇正位中宫
- 第三十六回摇 能言树栗氏惨投环 园
解语花芸姝怕著裤
- 第三十七回摇 学坏样意羨余桃 怨
作良媒情殷报李
- 第三十八回摇 纱帐映芳容水中捞月 愿
荷池冀裸戏镜里看花
- 第三十九回摇 窦太主爱情推心腹 獯
董庖人私惠浹骨髓
- 第四十回摇 翻戏党弹琴挑嫠女 灏
可怜虫献赋感昏君
- 第四十一回摇 假含羞蛺蝶头贴地 纛
真抢物蜻蜓背朝天
- 第四十二回摇 朱买臣讹传泼水 迓
东方朔力辟偷桃
- 第四十三回摇 马上结同心姻缘特别 苑
池中成密约体统何存
- 第四十四回摇 大将军性似迂儒 愿
小太后形同木偶

- 第四十五回 摇 驿馆作阳台死贪写意
宫廷易监狱活不耐烦 怨缘
- 第四十六回 摇 柳叶成文龙飞九五
杨枝托梦凤折重三 冤缘
- 第四十七回 摇 掀风作浪黑瞒不多时
搔首弄姿白伴能几日 冤源
- 第四十八回 摇 阮良娣心如蛇蝎
冯婕妤身挡人熊 冤猿
- 第四十九回 摇 去汉邦凄凉出塞
从胡俗苟且偷生 冤园
- 第五十回 摇 大嫖院东宫成北里
小上坟南苑劫西施 冤园
- 第五十一回 摇 拍马屁幸列前茅
吹牛皮几兴巨祸 冤园



第三十五回摇

万劫仙姑宥赦左道 再醮民妇正位中宫

摇摇三椽草屋，斜日沉沉；一带溪流，凉泉汨汨。满树蝉声，借薰风以入耳；半窗水影，摇翠竹而清心。鸡声犬吠，村里人家；鼎沸烟香，画中佛像。却说此时一位半老徐娘，方在喃喃念经，旁立一个标致少妇，正在与之耳语。这位徐娘，就是臧儿。她见姝儿忽又归宁，免不得看她总是一位后相，满心欢喜的，用手一指，叫她稍歇。因为自己口里正在念经，无暇说话。谁知姝儿已等不及，急把嘴巴凑在她娘耳边，噤噤喳喳地说了一会。臧儿尚未听完，早已喜得心花怒放，也顾不得打断念经是罪过的，即拦断她女儿的话头道：“我儿这个法子，妙极无疆，倘能如愿，恐怕你真是皇后希望。只是我们娘儿两个，衣衫褴褛，穷相逼人，如何能够见得着那几位过路的公公呢？”姝儿微笑道：“事在人为，即不成功，也没什么坏处。”臧儿听了，就命次女樱儿看守门户，自己同了姝儿一径来至邑中。

打听得那几位过路公公，住在邑宰衙内，于是大着胆子，走近门前。臧儿此刻只好暂屈身份，充作候补皇后的仆妇，向一个差役问道：“请问大师，我们王姝儿小姐，有话面禀此地住的公公，可否求为传达？”那班差役，话未听完，便鼓起一双牯牛般的眼珠，朝着臧儿大喝道：“你这老乞婆，还不替我快快滚开！你知道此地是什么所在？”臧儿吓得连连倒退几步，正想再去央求那班如狼似虎的差役，不防身后，忽又走来一个差役，不问三七二十一，从后面双手齐下，扑的扑的，左右开弓的，把臧儿打上几个耳光。可



怜臧儿被打，还不敢喊痛，慌忙掩了双颊，逃至妹儿面前，方始呜咽着埋怨妹儿道：“都是你要做甚么断命黄猴不黄猴，为娘被他们打得已经变为青猴了。”妹儿听了，急把她娘掩面的双手，拿了下来一看，果是双颊青肿，眼泪鼻涕，挂满一脸。只得一面安慰她娘几句，叫她站着莫动。一面亲自出马，走近一位差役面前，万福了几万福道：“有劳大师，替我传报进去，说是民女王媼，小字妹儿的，要想求见监公公。”那个差役，一见妹儿长得宛如天仙化人一般，便嬉皮笑脸地答道：“你这个女子，要见公公作甚？这里的几位公公，乃是过路客官，前往洛阳一带，选取美貌民女去的。此地并不开选，我们怎敢进去冒昧？”妹儿一听此地并不开选，未免大失所望。一想这位差役，倒还和气，我何妨再拜托拜托他看。因又问那个差役道：“我明知此地不开选秀女，不过想见他们，另有说话面禀。”那个差役听了，也现出爱莫能助的样子道：“并非不肯帮姑娘的忙，委实不便进去传报。”妹儿听了，正拟再恳，忽听铃声琅琅，外面奔来一匹高头大马，上面骑着一位内监。停下之后，一面正在下马，一面把眼睛盯了她的面庞在看。妹儿此时福至心灵，也不待差役传报，慌忙迎了上去，扑的跪在那位内监面前道：“民女王媼，想求公公带往都中，得为所选秀女们，烧茶煮饭，也是甘心。”那位内监，本已喜她美貌，至于妹儿并非处女，内监原是门外汉，自然不知。当下便点点头道：“此地虽不开选，掩就破个例儿，将你收下便了。”说着，把手一挥，当下自有内监的卫士，将妹儿引进里面去了。

臧儿一个人遵她女命，站着不动。站了半天，未见她的女儿出来，想去探听呢，怕吃耳光，不敢前去。不去探听



呢，究竟她的女儿何处去了，怎能放心。她正在进退维谷之际，忽听得有几个闲人，聚在那儿私相议论道：“这件事情，真是稀奇，选取秀女，必须处女，此是老例；今天所选的那个王姝，她明是嫁了姓金的了，且已生有女儿，一个破货怎的选作秀女，这不是一件破无荒的笑话么！”臧儿听毕这番议论，喜得心痒难搔，便自言自语道：“我佛有灵，也不枉我平时虔心供奉，现在果然保佑我女选作秀女，我想无论如何，总比嫁在金家好些。”她想完之后，连尊脸上的肿痛，也忘记了。回家之后，即把她的女婿叫来，老实告知，姝儿已经选为秀女。当下金王孙听了，自然不肯甘休。臧儿只给他一个阴乾。金王孙没法，只得去向县里告状。县官见他告的虽是岳母臧儿，其实告的是内监，甚至若是选中，被告便是皇帝，这个状子，如何准得？自然一批二驳，不准不准。金王孙既告状不准，气得不再娶妇，带了他的女儿金帐钩，仍旧做他的庄稼度日，往后再提。

单说姝儿那天进署之后，就有宫人接待。次日，跟着那班内监，径至洛阳。未到半月，已经选了四五百名，额既满足，出示停选。当下自有洛阳官吏，贡献秀女们的衣穿。那时正是夏末秋初的天气，单衣薄裳，容易置办，办齐之后，内监便率领这几百名秀女入都。一天行至栎阳城外，早有办差官吏，预备寓所。姝儿因为天气燥热，白天赶路的时候，数人一车，很是挤轧，满身香汗，湿透衣襟，所以一到寓所，想去洗澡。又因人众盆少，一时轮不到自己，偶然看见后面有个石池，水色清游，深不及膝，只要把腰门一关，甚是幽静，她便卸去上下衣裳，露出羊脂白玉的身体。

正在洗得适意的当口，忽听空际，有人唤她名字，疾忙



抬头一看，见是一位妙龄仙女。她因身无寸缕，恐怕亵渎上仙，一时不及揩抹，急急穿好衣裤。那位仙女，已经踏云而下。姝儿伏地叩首，口称：“上仙呼唤凡女名字，有何仙谕吩咐？”只听得那位仙女道：“我乃万劫仙姑是也。顷在仙洞打坐，一时心血来潮，知你有难，因此前来救护。”姝儿听了，连连磕着响头道：“上仙如此垂怜凡女，凡女异日稍有发迹，必定建造庙宇，装修金身，不敢言报。”万劫仙姑道：“这倒不必，你可回房，毋庸害怕，孽畜如来缠扰，叫它永不超生。”仙姑说完这话，忽又不见。姝儿望空复又拜了几拜，急回她的那间房内，燃灯静坐，不敢睡熟。直到三更，并无动静，她想天上仙姑，何至说谎，料定不久必有变异。因有仙姑保护，故不害怕。又过许久，觉得身子有些疲倦，正想和衣而卧的当口，忽见万劫仙姑，又站在她的面前道：“你且安睡，我在外床，略一打坐。”姝儿听了，不敢违命。自向里床睡下，留出外床，只见仙姑盘膝而坐，闭目无声。

谁知就在此时，姝儿陡觉一阵异香，钻入她的鼻中，她的心里，忽会淫荡起来。正在不能自制的时候，不知怎的一来，那位仙姑已经化作一位美貌仙童，前来引诱姝儿。姝儿也不拒绝，正思接受那位仙童要求的事情，突然听得一个青天霹雳。那个仙童，忽又变为一个虬髯道人，又见那个道人，顿时吓得缩做一团，跪在床前，高举双手，向空中不迭地乱拜，口里跟着连叫：“仙姑饶命！可怜小道修炼千年，也非常容易，从此洗心涤虑，改邪归正便了！”姝儿此时弄得莫明其妙，还疑是梦中，急急抬头朝窗外一看，只见万劫仙姑，坐在檐际，一脸怒色，对着那个道人。姝儿一见仙姑已



在发怒，想起方才自己大不应该，要去接受仙童的要求，不耻之状，定为仙姑所知，倘然责备起来，实在没有面子。谁知她的念头尚未转完，又见那个道人转来求她道：“小道不应妄想非分，致犯天谴，好在皇后未曾被污，务请替我求求仙姑，赦了我罪！” 姝儿倒也心软，真的替那道人力向仙姑求情。仙姑居然未能免俗，看在候补皇后面上，竟将道人赦了。那个道人，一听仙姑说出一个赦字，慌忙大磕其头之后，倏的不见。姝儿正想去问仙姑，那个道人，究竟是妖是人的当口，忽见空中飞下一张似乎有字之纸。再看仙姑，亦失所在。急把那纸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的是：

该道修炼千年，虽是左道旁门，将受天职，只因良心不正，辄以坏人名节为事。今日原思犯尔，俾得异日要挟求封，尔亦不正，几被所诱。嗣后力宜向善，尚有大福，勉之！

姝儿阅毕，不禁愧感交并。忙又望空叩谢。一个人睡在床上，重将那纸看了又看，看到大福二字，芳心得意，不可言状。直至鸡唱三次，方始沉沉睡去。没有多时，宫人已来唤她起身上路。姝儿察看宫人情形，夜间之事似乎未知，她也严守秘密，不敢招摇。

不日到了都中，那时文帝尚未升遐，景帝还是太子时代，姝儿却被拨入东宫服役。也是她的福运已至，一晚，她去替太子筛茶，筛罢之后，正拟退出，忽见太子极注意地朝她看了几眼。她一个不防，也会红云满靛，羞得香汗淋漓起来。少顷，她渐渐地定了神，就在肚内暗忖道：“我的丢了



丈夫，离了女儿，自愿应选，来至深宫，无非想应那位姚翁之话；此刻太子既在痴痴地看我，未必没有意思，我何不献媚上去。这件事情，乃是我王姝儿的生死关头，错过几会，悔已迟了呢。”她这般地想罢之后，于是就把她的那一双勾人眼波，尽向太子的脸上，一瞄一瞄地递了过去。一则也是她的福命，二则也是她长得太美，三则刚刚碰见太子是位色中饿鬼，四则宫人虽多，那个敢去引诱太子，若被太后、皇后等查出，非但性命难保，还要族诛。姝儿初进宫来，不知就里，居然被她胆大妄为，如了心愿。姚翁之言，真是有些道理。

当下太子忽见姝儿含情脉脉，送媚殷殷，心里一动，便还报了她一笑，跟着问道：“汝是哪里人氏？何日进宫？怎的我从前没有见你？”姝儿听了，尚未答言，先把眼睛，向四处一望。太子已知其意，又对她说道：“我的宫中没有闲人，汝胆大些说就是了。”姝儿听了，站近一步，却又低着头，轻轻地说道：“奴婢槐里人氏，母亲王氏，早已寡居。因为家寒，自愿应选入宫服役，拨到此间，尚未旬日。奴婢原是一个村姑，未知宫仪，进宫之后，心惊胆战，生怕贻误，尚求太子格外加恩！”太子听毕，见她言语玲珑，痴憨可爱，便将她一把抱到怀中，勾着她的粉项，与之调情起来。姝儿本是老吃老做，自然拿出全副本领，一阵鬼混，太子早入她的迷魂阵中。太子一看左右无人，就想以东宫作阳台，以楚襄自居了。姝儿一见太子入彀，反因不是处女，害怕起来，不敢答应。太子从未遭人拒绝过的，此时弄得不懂，再三问她，姝儿只是低首含羞不语。太子情急万分，没有法子，只好央求姝儿。姝儿至是，方始说出不是处女。太



子听了笑道：“这有何碍！”于是春风一度，已结珠胎，十月临盆，生下一女。姝儿既为太子宠爱，宫中的人，便改口称她为王美人。

姝儿又为希宠起见，说起家中还有一妹，也请太子加恩。太子听了，急令宫监，多带金珠，前往臧儿家中聘选次女樱儿。臧儿自然满口答应。樱儿听见乃姊享受荣华富贵，念蒙姊姊不忘同胞，前来聘选，心里又是感激，又是欢喜。臧儿嘱咐数语，使命樱儿随了宫监入都。进宫之后，太子见樱儿之貌，虽逊乃姊，因是处女，却也高兴。当夜设上盛筵，命这一对姊妹花，左右侍坐，陪她喝酒。酒酣兴至，情不自禁。姝儿知趣，私与太子咬上几句耳朵，戏乞谢礼。太子笑着推她出房道：“决不忘记冰人，快快自去安睡。”姝儿听了，方始含笑退出。是夜太子与樱儿颠鸾倒凤之事，毋须细叙。次年樱儿养下一男，取名为越，就是将来的广川王。姝儿一见其妹得子，哪肯甘休，不久腹中又已有孕，谁知生下地来，仍是弄瓦，不是弄璋，害得姝儿哭了几天。太子宽洪大量，连连自认办理不周，说道：“要使姝儿三次怀胎，定是男子。”姝儿倒也信以为真。岂知生了下来，又是女的。

直至景帝既位的那一年，一天晚上，景帝梦见一只赤虺，从天而降，云雾迷离，直入崇芳阁中。次晨醒来，尚见阁上青云环绕，俨然一条龙形，急召相士姚翁入问。姚翁笑道：“此梦大吉，必有奇胎，异日当为汉朝盛世之主。”景帝大喜，索性问姚翁道：“朕宫中后妃甚多，应在何人身上，君能预知否？”姚翁道：“臣不敢悬揣，若出后妃一见，亦能知之。”景帝即将后妃统统召至。姚翁一见姝儿，慌忙



跪下贺喜道：“王美人尚记得臣昔年的说话么？”妹儿听了，笑容可掬地答道：“君的相术，真是奇验。”一面以黄金百斤，赐与姚翁。一面将从前看相之事，一句不瞒的，奏知景帝。景帝听毕，甚为惊骇，也赐姚翁千金。姚翁道：“陛下皇子虽多，似皆不及王美人第四胎的男胎有福。”当夜景帝就梦见一位神女，手捧一轮红日，赠与王美人。景帝醒来，即将此梦告知王美人。谁知王美人同时也得一梦，正与景帝之梦相同。二人互相言罢，各自称奇不迭。王美人即于这夜，又与景帝交欢，一索而得。次年七夕佳朝，王美人果然生下一子，声音宏亮，确是英物。景帝是夜又梦见高祖吩咐他，王美人所生之子，应名为彘。景帝醒后，即取王美人新生之子为彘。嗣因彘字取名，究属难听，乃改名为彻。说也奇怪，王美人自从生彻以后，竟不再孕。妹子樱儿又连生三男，除长男越外，二三四三子，取名为寄、为乘、为舜，后皆封王。这且不提。

且说王美人生彻的时候，景帝早奉薄太皇太后之命，已娶薄氏的内侄孙女为后。宫中妃嫔，虽然不知其数，都非王美人的情敌。独有栗妃，貌既美丽，生子又多，景帝一时为其所惑，私下答应，将来必立其子荣为皇太子。嗣因王美人之子彻，生时即有许多瑞兆相应，景帝又想毁约，立彻为皇太子。于是迁延了两三年之久，尚难决定。后来禁不住栗妃屡屡絮聒，又思立幼废长，到底非是，决计立荣，并封彻为胶东王，以安王美人之心。那时馆陶长公主嫖，为景帝胞妹，已嫁堂邑侯陈午为妻，生有一女，名叫阿娇。因见荣已立为太子，思将阿娇配与太子，异日即是皇后。讷知栗妃当面拒绝，长公主这一气，非同小可。王美人闻知其事，忙去



竭力劝慰长公主。长公主恨恨地道：“彼既不识抬举，我将阿娇配与彻儿，也是一样。”王美人听了，自然暗喜，但嘴上谦逊道：“犬子不是太子，怎敢有屈阿娇？”长公主道：“这倒不然，废立常事，且看我的手段如何。”王美人急将此事告知景帝，景帝因为阿娇长彻数岁，似乎不合。王美人又将长公主请至，想她去向景帝求亲。那时彻适立景帝之侧，长公主戏指宫娥问彻道：“此等人为汝作妇，可合意否？”彻皆摇头不愿。长公主又指阿娇问彻道：“她呢？”彻听了笑答道：“若得阿娇为妇，当以金屋贮之。”此言一出，非但长公主、王美人听了笑不可抑，连景帝也笑骂道：“痴儿太老脸了！”当下就命王美人，以头上的金钗，赐与阿娇，算是定婚。王美人既已结了这位有力的亲母，没有几时，景帝竟将栗妃废去，改立彻为皇太子。栗妃一得这个消息，那还了得，便像母夜叉的一般，日与景帝拼命。景帝本是一位吃软不吃硬的君王，一怒之下，一面立把栗妃打落冷宫，一面既立王美人为后。可怜栗妃费了好几年的心血，方将薄后挤去，岂知后位不能到手，反将宠爱二字断送。正是：

宫帏更比民家险，党羽原须自己寻。

不知栗妃身居冷宫，是死是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六回 摇

能言树栗氏惨投环 解语花芸姝怕著裤

摇摇却说栗妃初入冷宫的当口，她只知道景帝怪她过于泼辣，犹以为像这点点风流罪过，不久即能恢复旧情，心里虽然忧郁，并未十分失望。一夕，她一个人觉得深宫寂寂，长夜漫漫，很有一派鬼景，便问她那随身的宫娥金瓶道：“金瓶，此刻什么时候了？”金瓶答道：“现正子时，娘娘问它作什么？”栗妃听了，又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咳！我想我这个人，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？从前万岁待我何等恩爱！不说别的，单是有一天，我因至御花园采花，被树桠枝裂碎皮肤，万岁见了，心痛得了不得。顿时把我宫里的宫人内监，杀的杀，办的办，怪他们太不小心，闹了许久，方才平静。我那时正在恃宠撒娇的当口，所以毫不觉著万岁的恩典。谁知现在为了太子的事情，竟至失宠如是。我既怨万岁薄情，又恨那个王婢，专与我来作对。此时不知怎的，只觉鬼气森森，极为可怖，莫非我还有不幸的事情加身么？”金瓶听了，自然赶着劝慰道：“娘娘不要多疑！娘娘本是万岁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热闹惯的，此时稍事寂寞，自然就觉得冷清非凡了。其实宫中妃嫔甚众，一年四季，从未见着万岁一面的，不知凡几，娘娘哪里晓得她们的痛苦呢？以婢子愚见，最好是请娘娘亲自书一封悔过的书函，呈与万岁。万岁见了，或者能够回心转意，也未可知。”栗妃听了，连连摇头道：“要我向老狗告饶去，这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，死倒可以的。”金瓶听了，仍是劝她不可任意执拗。栗妃哪里肯听。

她们主仆二人，互相谈不多时，已是东方放白。金瓶一



见天已亮了，忙请栗妃安歇。栗妃被金瓶提醒，也觉得有些疲倦，于是和衣侧在床上，随便躺着，一时沉沉入梦。梦见自己似乎仍是未曾失宠的光景，她正在与景帝并肩而坐，共同饮酒。忽见几个宫人，一二连三地报了进来，说是正宫娘娘驾到。栗妃心里暗想，正宫早已被逐，候补正宫，当然是我。我在此地，何得再有正宫前来。她想至此处，正待动问宫人，陡见与她并坐的景帝，早已笑嘻嘻地迎了出去。不到一刻，又见景帝携了一位容光焕发，所谓的正宫娘娘一同进来，她忙仔细朝那人一看，并非别人，正是与自己三生冤家的那个王美人。她这一气，还当了得。那时不知怎的一来，忽然又觉景帝携手进来的那个新皇后王美人，一变而为太后装束，景帝不知去向。一同站着的，却是另一位威风凛凛的新主。她以为自己误入别个皇宫，慌忙回到自己宫里，仔细一看，仍复走错，却又走到冷宫里来了，连忙喊叫金瓶，叫了半天，只见门帘一动，扑的扑的，一连跳进十数个男女鬼怪，个个向她索命道：“还我命来！还我命来！”她再细细一看，那班鬼怪，都是她自己平日因为一点小过，打死的宫娥内监。她吓得挣出一身冷汗，急叫：“金瓶何在？金瓶何在？”又听得耳边有人喊她道：“娘娘醒来！莫非梦魇了么？”她被那人喊醒，睁睛一看，喊她的正是金瓶，方知自己仍在冷宫，不过做了一个极长与极怕的噩梦，忙将梦中之事，告知金瓶。金瓶听了道：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娘娘心绪不宁，故有此梦。”栗妃听了，正在默味梦境，忽听有人在唤金瓶。金瓶走至门前，只听得来人与金瓶喊喊喳喳地说了一阵。来人去后，金瓶回至栗妃身边。栗妃见金瓶的面色，一阵青，一阵白，却与方才很镇定的脸色大相悬殊。



栗妃此时也知梦境不祥，怕有意外祸事。又见金瓶态度陡异，不禁心里忐忑不安地问金瓶道：“方才与你讲话的是谁？到底讲些甚么？你此刻何故忽然惊慌起来？快快说与我听！”金瓶也知此事关系匪小，不是可以隐瞒了事的，只得老实告诉栗妃道：“方才来报信的人，就是王美人身边的璿宫娥，她与婢子私交颇笃。她因王美人已经册立为后，她也有贵人之望。”金瓶说至此地，还要往下再说的时候，陡见栗妃一听此语，哇的一声，吐出一口鲜血，跟着“砰”的一声，倒在地上，昏厥过去。金瓶见了，吓得手足无措，好容易一个人将栗妃唤醒转来。只见栗妃掩面痛哭，异常伤感，金瓶赶忙劝慰道：“娘娘切莫急坏身子。常言说得好：‘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’，娘娘惟有格外保重，从长设法补救才是。”栗妃听了，想想亦无他法，只得听了金瓶之劝，暂时忍耐，希望她的儿子荣，或能设法救她。

过了几天，一天傍晚，栗妃一个人站在阶前，眼睛盯着一株已枯的古树，心里正在打算如何方可出这冷宫，重见天日的时候，忽见那株树后，隐约立着一个身穿宫装的人物，起初尚以为是金瓶，便喊她道：“金瓶，你怎么藏藏躲躲的，站在树后？快快过来，我有话问你。”谁知栗妃只管在对那人讲话，那人仍旧站着一动不动。栗妃心下起疑，正拟下阶走近前去看个明白，忽见那人的脚步，也在移动，似乎要避自己的形状。又看出那人，身体长大，宛如一个大汉子模样，不过是个背影，无从看出面貌。栗妃暗忖，宫中并无这般长大的宫娥，难道青天白日，我的时运不济，鬼来迷人不成。栗妃此念一转，又见那人似乎已知其意，有意回转头来，正与栗妃打了一个照面，给她看看。栗妃一见那人的面



孔，狭而且长，颜色铁青，七孔之中，仿佛在流鲜血，宛似一个缢鬼样儿，顿时吓得双足发软，砰的一声倒在阶下。

那时金瓶，因为栗妃好一会不见，正在四处寻觅栗妃。一闻有人跌倒的声音，慌忙两脚三步奔出一看，只见她的主人，已经倒在地上，急忙跪在栗妃的身边，用手把她拍醒。又见栗妃闭了双眼，摇着头道：“好怕人的东西，真正吓死我了！”金瓶边扶她坐起，边急问娘娘看见什么。栗妃听了，坐在阶石之上，略将所说的说与金瓶听了。金瓶听了，心里也是害怕，因为这个冷宫，只有她们主仆二人，只得大了胆子道：“这是娘娘眼花，青天白日，哪得有鬼！”金瓶话尚未完，忽听得那株枯树，竟会说起话来道：“此宫只有你们二人，第三个不是鬼是谁呢？”金瓶、栗妃两个，一听枯树发言，直说有鬼，真是天大的怪事，自然吓得两个抱做一团。索落落的只有发抖之外，并没二策。还是栗妃此刻心已有悟，拚了一死，反而不甚害怕。并且硬逼着金瓶，扶了她到树背后，索性看个分明。金瓶无奈，只得照办。谁知他们二人，尚未走近树前，那个宫装的长大人物，早又伏在墙头，扮了一副鬼脸，朝着她们主仆二人苦笑。金瓶一见此鬼，吓得丢下栗妃就跑。跑到房内，等了许久，不见栗妃跟着进来，无可如何，只得又一面抖着，一面走一步缩一步地来叫栗妃进房。谁知尚未踏下阶级，陡见她的主子，早已高挂那株能言的树上，发散舌出的，气绝多时了。

金瓶一见出了乱子，慌忙奔出冷宫，报知景帝。景帝听了，并无言语，仅命内监从速棺殓了事。不过因念栗妃既死，其子荣当给一个封地，令出就国。又因栗妃的少子阙，原封江陵，早已夭折，该地尚未封人，因即命荣前去。荣奉



命之后，自思生母业已惨亡，挨在宫中，一定凶多吉少，不如离开险地，倒也干净。又以他的国都，设在临江，嫌那王宫太小，就国之日，首先改造宫室。宫外苦无余地，只有太宗文皇帝的太庙近在咫尺，遂将太庙拆毁，建筑王宫。宫还未曾造成，经人告发，景帝听了大怒，召荣入都待质，荣不敢不遵。及至长安，问官名叫郅都，本是那时有名的酷吏。景帝喜他不避权贵，审案苛刻，特擢廷尉。荣素知郅都手段太辣，与其当堂被辱，不若自尽为妙。他既生此心，他的亡母栗妃当晚就来托梦给他，叫他赶快自尽，也算替娘争气。荣醒来一想，我娘既来叫我自尽，正合我意，若再耽搁，等到天亮，有人监视，就是要死也不能够的了。于是解下裤带，一索吊死，总算与他娘亲，同作缢死之鬼，不无孝心。景帝知道其事，也不怪监守官吏失察，只把荣尸附葬栗墓，算是使他们母子团圆。

这年就是景帝第一次改元的年分，皇后妹儿，因为妹子樱儿病歿，恐怕景帝身边少人陪伴。凡是有姿首的宫娥彩女，无不招至中宫，俾得景帝随时寻乐。无如都是凡姿俗艳，终究不能引起景帝兴致。一天，忽有一个身边的宫人，名叫安琪的，听见一桩异事，急来密奏王皇后道：“奴婢顷闻我母说起，现在上大夫卞周，有一个妹子，名唤芸姝，生下地来，便能言语，因此时人称她为‘解语花’，那个芸姝，年方二九，非但生得花容月貌，识字知书。最奇怪的是她的汗珠，发出一种异香，无论什么花气，都敌不上它。民间妇女，于是买通芸姝的仆妇，凡是洗涤过芸姝衣服的水，拿去洒在身上，至少有兼旬的香气，馥郁不散。后来芸姝的嫂嫂，知道此事，索性将芸姝洗衣的水，装着小瓶，重价出